

19-9-1964

新嘉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六版

每份售價 10¢

向全世界所有正義人士

Letter-head Printed by Wah Eng printing Co.

控訴政府折磨被捕者

● 黨致函各國人士，暴露軍警、暗探的法西斯行為 ●

最近，聯盟政府在李光耀集團的支持下，採取無理獨裁行動，逮捕了數十名愛國反殖人士，並以法西斯的暴虐手段，毆打七十五位於遊行時被捕者。政府這種野蠻行徑，黨以這封公開信，向全世界人士控訴。

世人皆知，“馬來西亞”乃英國政府籌劃下的新殖民主義產物，它已先後遭受亞非六十多個國家的政府首長或政黨的代表的一致譴責，“馬來西亞”在國際上完全得不到支持，而只能夠得到企圖在東南亞發動一場新的殖民主義戰爭的英、美、澳、紐等西方集團國家的軍事援助。

同時，“馬來西亞”已帶給北加里曼丹人民一場新殖民主義戰爭，英國為鎮壓北加里曼丹人民的革命運動，而進行瘋狂的血腥殺害；尤有進者，當局還準備從新加坡及馬來亞等地抽調善良的青年替其殺害北加里曼丹的兄弟。聯盟及李光耀集團也先後在新加坡挑起兩次民族衝突事件，受傷、死亡和被捕者達數千人。目前，整個“馬來西亞”範圍內的地區，已經全部被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人民隨時隨地

有被開槍射殺的可能。本月十日，“馬來西亞”統治集團尚引用公安法令，再次逮捕四十多名新加坡愛國民主人士，當局還聲稱，將繼續追捕十多名漏網者。這一切損害民生、發動戰爭及破壞人身安全的獨裁反動措施，已經把人民推上了饑餓和痛苦的邊緣。

為了表達人民對大馬的不滿，為了抗議政府的無理逮捕行動，以及反對政府的強行抽兵，我黨乃決

定在本月十二日下午二點鐘，於芳林公園舉行一個各界人士的群衆大會。然而，這一群衆大會遭到統治當局空前未有的恐怖手段加以限制，統治當局調動數千軍警把會場四周圍數哩內的街邊一概加以封鎖，群衆遭受軍警、警棍、槍桿及催淚彈的殘暴驅趕，群衆被捕，受傷者衆多，整個新加坡熱鬧的市區，頓時陷為死城。

在這種情況下，群衆們被迫舉行和平遊行，抗議統治者的獨裁措施。但是，我們的和平遊行又遭受軍警的血腥鎮壓，被打得頭破血流及受重傷的群衆數以百計，被捕者達七十七名（廿五名女性）。

目前，這七十七名和平遊行被捕者，不但是當天在路上、軍車上遭受嚴重毆擊，還在中央警察局及政治部遭受法西斯毒刑，他（她）們的胸部、腹部遭受十多至二十多拳的毆擊，手指甲被木條敲擊至流血，拷問者迫他、她們一定要承認各種莫須有的口供，並在口供書簽字，有者拒絕承認或拒絕簽字的，就被打至吐血方止。受刑之後，還被抓去關在只能置放一張單人鐵床的小囚室內，三人關在一間，有者睡在洋灰地板上，沒有窗口，小囚室的上端僅有一小洞，房內很陰暗，白天也要開燈才看得見東西，大小便也被限制在房裏，內傷、發痛、發炎、或頭痛，發熱使他、她們的健康受到惡劣影響。

爲此，我們嚮向全世界正義人士，發出呼吁，敬請你們本着一貫反殖、反帝的正義立場，密切關注新加坡人民的不幸遭遇，對於“馬來西亞”統治當局的法西斯行徑給予嚴厲的譴責，同時對於新加坡人民反大馬、反抽兵、抗議大逮捕的正義鬥爭，給予有力的聲援。

評論 李光耀去英倫的原因

—— 英帝幫不了行動黨的忙！ ——

李光耀這次到英國去，顯然是有原因的，雖然他以所謂「出席民主社會主義者大會」，作爲出發的名堂，但是，從他到倫敦的時間，及前後其所發的言論看來，李光耀此行無非是爲了乞求英國主子的憐憫和援助。

在李光耀未去倫敦前，行動黨與巫統爲了取得馬來同胞對他們本身的支持，不惜你爭我奪，煽起種族情緒，結果使華巫民族和諧氣氛受影響，群衆生活受打擊，人民怨聲載道，譴責行動黨搞大馬的不是。而另一方面，巫統對李光耀並無好感，爲了避免馬來群衆不滿“馬來西亞”而產生的離心作用，巫統擺出了一付討好馬來同胞的臉孔，高喚“馬來人團結”的種族主義口號，並且準備於九月間，在巫統大會上提出撤換星洲總理的名稱。在這種情況下，李光耀進退維谷，既不能得到不滿大馬的星洲人民的支持，又得不到聯盟的青睞。

看來，唯一可走的路，就是向

英倫的主人哭訴了。因此，便在八月卅一日（“馬來西亞”國慶日）溜到歐洲去。

但是，英統治幫得了李光耀嗎？在民族問題上，“馬來西亞”其實就是基於種族主義的安排，爲了迎合巫統的種族主義利益，及鞏固它在大馬內的統治根基，英殖民主義者及李光耀集團，將星洲人民的一半公民權利出賣掉。因此，今天這種局面，跑種族主義路線的李光耀集團是罪有應得，製造大馬的英帝又何能幫其忙。何況英帝是把“分而治之”和製造民族不平衡當爲慣技呢！

其次，在民生方面，星洲年來（轉入第六版）



英帝敢重演東京灣事件嗎

英報章謂：星洲之英國火箭「一觸即發」，英三軍已大事調動

在聯盟政府擴軍備戰的同時，英國正大事調動三軍，進駐「馬來西亞」及東南亞地區。最近，英國各大報章均以頭條新聞報導此事。

據報導，英國當局已宣佈：星洲的【獵犬】防空飛彈已經作好準備，【一觸即發】。同時，還由地中海等地調動了不少軍艦至遠東，其中包括：兩艘巡洋艦、一艘雷達軍艦和一艘驅逐艦。另外還由澳洲調動了【勝利】號航空母艦及兩艘驅逐艦至遠東，以協助在該地區的另兩艘航空母艦——【人馬】號及【堡壘】號。上月間，第一隊【獵犬麥克】二S型已抵達遠東。

本來駐紮在西德的第廿二輕防空軍團的五百名人員，已於上星期四調至星洲。而大批V型轟炸機也準備由亞丁飛至新加坡。

英帝採取這些軍事行動，顯然與整個東南亞的局勢，尤其是與「馬來西亞」目前所面對狼狽處境有密切關係。帝國主義者在東南亞推行戰爭政策，以武力鎮壓人民要求獨立自主的運動，結果，越來越遭到人民的強烈反抗。但是帝國主義

者在面臨進一步的失敗時，却更加瘋狂，他們甚至訴諸武力，企圖挑起更大規模的戰爭。

根據英報章的報導，英國駐遠東的總司令曾表示英軍準備轟炸蘇門答臘，企圖重演【東京灣】事件。這些將領們說，只要轟炸的目標是基地，而遠離人口密集之處，那麼他們將有辦法向世界輿論交待。他們誇誇其談說，英國在這里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擊退任何反攻。他

們還說，如果聯合國安理會一支持「馬來西亞」，他們就將發動攻勢。

但是，英國本身仍有某些顧慮，這包括這樣作所可能引起的政治反應，而英國大選已經快要來臨，英國政府是否敢冒這個大險呢？即使在軍事方面，如果真的挑起了戰爭，也不見得英國就一定有把握。美國在這方面與英國或有不同的看法。美帝懷疑英國是否有足夠力量來應付局面，一旦戰爭挑起來時，蘇聯必將援助印尼。而美帝的第七艦隊若公然介入紛爭，可能使亞非國家更對美國反感。

不管怎樣，美帝在東京灣所幹下的醜行，已引起世界的公憤。英帝若敢公然發動戰爭，那只有使它的死期更早日到來。



「宣傳」騙不了亞非人民

星洲一民

★ 只有重新檢討大馬，擺脫殖民主義的控制才是善策 ★

「馬來西亞」控訴印尼的案件，已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結束辯論。挪威所提出的緩和「馬來西亞」與印尼爭執之提案，也已遭到否決。

在辯論過程中，亞非國家都表示，希望通過和平方式，尋求「馬來西亞」問題的解決。即使是法國，也主張馬菲印通過談判，解決問題。

在伊斯邁尚未至聯合國前，聯盟政府對此【控訴案】，明顯地表示出沒有信心。而在安理會辯論結束後，儘管聯盟政府打腫臉皮充胖子，說「馬來西亞」已得到【精神上】的勝利，或是東姑自我陶醉地表示【非常高興】，都無法掩蓋「馬來西亞」得不到亞非國家支持的事實。即使是投靠聯盟最密的行動黨與慶瑞之流，也不得不公開承認這個事實。

當吳慶瑞從聯合國回到星洲時，向報界發表稱：【應爭取更多非洲國家的同情。】實外之辭，無非是指「馬來西亞」至今尚未能得很多亞非國家的【同情】，更不必說支持。他還責怪說：「馬來西亞」沒有在非洲的國家中設立大使館，沒有向亞非國家大力展開宣傳，結果才會吃敗仗。因此，就必須利用更多的金錢，開銷在外交部方面。但是，我們要向吳慶瑞之流與

聯盟政府指出，「馬來西亞」得不到亞非國家的支持的原因，不在於「馬來西亞」的宣傳不夠，而是在於「馬來西亞」的新殖民主義本質。亞非國家在過去都是受到殖民主義統治者的殘酷迫害，他們深知殖民主義的狡猾本性，更知道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是英帝國主義者一手製造的，他們看得到「馬來西亞」成立後，給星馬婆人民所帶來的一切痛苦。因此，他們絕不會輕易放棄反帝反殖的原則；更不會輕易受【宣傳】的影響，來支持「馬來西亞」。

也許吳慶瑞之流慣用欺騙宣傳，以為只要用多一點錢，多買一些「馬來西亞」的廣告，這樣，亞非國家就會被蒙騙。但是，吳慶瑞之流，你們太幼稚了！你們在新加坡，可以依靠國家機器以及政府權力，以封鎖新聞壓制民意的獨裁方式

最近，在砂拉越某華文報上，登載一則有關星洲民族衝突事件的新聞。但是，這段新聞却不見本坡的報紙刊登。

茲將該段新聞轉錄，以饗讀者。

中國海外華僑事務委員會
 譴責英美及大馬
 虐待大馬內華人
 企圖製造種族糾紛鼓勵排華

之造華的西實僑遜
 意麻人華亞美事社
 該團與人，國務電（北京十五日）
 該委員會於上週
 以來同特美員中
 該人時馬及今外
 團之金來及今日
 排開團西馬天
 舉製在亞來日

民以語件聯評 章後舉
 主義抗華該人星 上發
 。帝人會忍坡是表今
 國團呼人最中一天四
 主結呀衝近國項在天的
 義一馬突發首聲一會
 與致來之生次明家
 殖，西事的批。報談

，來推銷「馬來西亞」藥膏，但是，你們休想以同樣的方式，去欺騙別國人民。

讓我們向行動黨及聯盟再一次提出忠告：如果你們想要獲取亞非人民的同情，那麼，你們就應該痛改前非，徹底擺脫殖民主義者的控制。重新檢討「馬來西亞」的組成，從政治上解決「馬來西亞」問題。同時，人民敬愛的領袖林清祥等，必須早日獲得釋放！如果你們不打算懸崖勒馬，繼續擴軍備戰的話，你們的末日也就不遠了。



不會消失的痕跡

黨立委探訪七十五位被捕者的報導

九月十六日下午三點半，黑沉沉的天空正下着毛毛细雨，黨立委王連丁、陳清勳及傅孫力三位同志，從總部出發前往歐南律監獄訪問九月十二日下午進行時被捕的75名同志和朋友們。

在一名警長、一名探員及一名警員的“陪同”下，三位立委同志從歐南律監獄的山坡上，步行至B座（第二牢房），這是陰森森的犬牙，樓下關着數百名刑事犯，二樓及三樓都是一小間一小間的小囚室。當年二二被捕的政治犯就是被單獨監禁在這排的囚室里；今天，是關着另一批四十九名在遊行時被捕者，及最近四十多名在公安法令下被扣留的愛國志士。每一間悶熱的囚室關着三個人，地方很小，每間囚室只可置放一張單人鐵床和大小便的小桶，其他兩人只得睡在鐵床二旁洋灰的樓板上，囚室內陰暗得很，大門緊緊鎖住，沒有窗口，只有囚室上端一小洞，白天要開燈，空氣很壞。

黨三位立委沿着小囚室，逐一訪問被扣者，每一位被扣者都有說不完的仇恨。當他們訴說在警車上、在中央警署和政治部遭受拷打的經過，在我們的眼前就出現了一幕一幕難以忍受的圖景，幾乎每一位被拷刑者都身受內傷，當他們在遊行被抓時，已經遭受警棍、藤鞭毒打，有二位同志頭部、手部還包紮着白布，傷勢很重，據他們說是被警棍打傷的。那些被藤鞭毒打者，身上還留下痕痕黑色斑跡；有一位訴說在被推上警車時軍警用皮鞋踢他的臉和他的胸部，直到流血方才停止；許多被捕者伸出雙手給黨立委看，他們的指甲上顯出綫條式的黑跡，政治部及警方的爪牙們竟然暴虐到使用粗大的硬木打他們的指甲；有些被扣留者的胸部、腹部還遭受到特務十多二十拳的不斷狠打，直到他們承認莫須有的口供和簽下口供書方才停止。有一位被扣者說：「他們連供詞上寫的是什麼都不給我們看，我們都不知道里面是寫些什麼東西，當時我要求拷問者讓我閱讀一下供詞，但那傢伙却變不講理飛拳打過來……」聽了被扣者的控訴，我們的心胸燃起了無名的怒火，這個時代正是活王暴虐的重演！

訪問了第二座牢房之後，黨立委繼續上斜坡訪問另一座女牢房，這時候，監牢當局正要分發晚餐，她們（共25名）一起列隊在鐵門旁等着領飯進餐，看見黨立委的到來，大家都有說不出的喜悅，樓上的女政治犯（盧妙萍等同志）也都

站在樓梯口來看個究竟，彼此點頭招呼。關在這里的女被扣者，也同樣向黨立委訴說遊行當天遭受軍警的警棍、藤鞭、拳打交加等毒打，黨立委問他們是被女警員還是男警員毒打，她們都齊聲說是「男的」，在中央警署和政治部也遭受恐嚇、虐待或拳擊。她們述說牢房以味道難以入鼻的椰油煮菜，使她們難以吃得下，有一位頭痛和另一位有胃病者，雖然有看過醫生，但病情並無好轉，這大概是食物不良和缺乏照顧，再加上受虐待所致，她要求黨立委給她帶來「胃仙」和「頭痛粉」。另一位女同志用沉重的心情，吩咐黨立委設法照顧她那未來的婆婆，因為她老人家正病着而沒

人照顧。她們追問獄方為什麼昨天答應允許家屬送來書報，今天還沒收到，警長告訴她們說：“還在檢查中”；她們還要求“中秋節”給她們更多時間在一起。這時時間已快到五點鐘，大家在“再見”聲中告別了！

走到山坡下的監牢辦事處，黨立委把剛才被囚者的要求轉達給一位高級警官，要求當局把被扣留者關在比較寬大的牢房內，給多一些時間讓她們在一起，他們回答說：過去平常時期，歐南律監獄只關五百多名，目前已關有千多人，地方都小起來了，因此無法做到。這正是“馬來西亞”“繁榮、幸福”的又一特徵啊！

當黨立委離開這座「具有歷史性」，考驗了無數豪傑的牢獄「大學」時，心中不禁感嘆到：這七十多位在強暴面前毫不抵頭的好兒女，經過了這次鬥爭的洗禮，將會而且也一定會鍛鍊得更加堅強！



砂朥越第五省蘭洛村 六百居民生活面臨絕境 為求生存被迫奔入汶萊 但又是汶萊政府下令離境

（汶萊七日訊）本月六日早上八時，居住於砂朥越第五省（林夢）的蘭洛村八百多名居民中，有六百多名居民分乘十多艘土人的“摩多”小汽艇，偷渡潛入汶萊境內。在汶萊海關碼頭上，該六百多名居民的首長向當地記者說：“我們為了謀求福利以及改善我們的生活水準和環境，我們已放棄一切，腳踏實地離開我們原有的家園——砂朥越——跋步奔向汶萊重新尋求我們的生活。

由於汶萊河岸在平常時期向來沒有這麼多的船隻和人員的到來，當天早上的事情不可避免的震動了汶萊市區的居民，汶萊的政府當局也派出大批警員及治安人員到船上進行搜查和盤問，才知道該批居民是自砂朥越逃難而來，因為沒有砂朥越政府的移民准字，汶萊政府也不肯允許他們久居在汶萊，只是發給廿四小時的旅行居留証，並限令他們必須在十四天內回返砂朥越原地。

該批居民表示，砂朥越的稅收繁重，收入低微，政府對於他們的

生活和醫藥衛生毫無照顧，要再返回原地謀求生活，簡直難以想像。因此，極力請求汶萊政府當局能夠讓他們久居下去。然而，汶萊政府的態度是，必須擁有砂朥越移民局的移民准字。

（古晉十六日訊）由砂朥越奔入汶萊的六百多名居民在向汶萊政府請求讓他們久居而遭拒絕之後，他們即轉請砂朥越移民局發給移民准字，然而砂朥越副首席部長黃金明先生給他們的回答是：這些人“可以隨意往返”。出境准字的申請沒有下文。



火的道路

李小燕

在沉重的日子里，我想起了你……

是淚的回憶？是血的回憶？抑或是一頁刻滿仇恨的血書？
翻開日記簿，幾行豪壯的贈言燃起我心中的火！

一手舉起大鐵錘 敲破舊世界
兩腳橫跨七洲洋 踢翻黑世紀

我記得，兩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們睡在同一張床上，頭貼着同一個枕

頭。你以那先鋒們的壯烈故事，燃熱了我冰冷的心。我輪在你身邊，聽着你的呼吸，聽着從你口中流出的豪言壯語。半夜里，我從睡夢中醒來，眼角淌着淚水，回想着你底火般的語言。我彷彿感到血液在我的脈膊中熾烈地燃燒。第二天清早，你輕輕地推醒我，在我耳邊說道：「[伙伴，我走了。]我望着你充滿友愛的眼睛，心里感到說不盡的惆悵。我扯住你的手，用幾乎是乞求的聲調說：「[留下來吧，留久些吧。]但是我知道，你決不能因我的哀求而就攔了你所要做的事情。你拍着我的肩膀，嘴邊掛着微笑，不安地說：「[不，不能，下次吧，恩（口旁）？]我望着你，像望着一個闊別已久的親人，眼睛久久不肯離開你那親切的臉孔。你匆匆地收拾了簡單的行裝，我默默地打開日記簿，要你留下幾行作為紀念的贈言……

而此刻，我把日記簿貼在耳邊，就彷彿聽到你那熟悉的声音……不，不是偶然，也不是巧合。

在苦難中站起來掙扎的人們，總是會相遇在一起。

四年前，在鄉會里，我們種下了永不斷的情誼。那時，你已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倔強戰士，有着豐富的戰鬥經驗，而我是一個不滿廿歲的年青伙子，有着過多的牢騷和悲憤。然而，年齡的距離彷彿使我們的友愛更深。

認識了你，我認識了前此的幾個熾烈的年代。你從那親身經歷的動人心魄的先輩故事激起我的眼淚。你說的紅旗海洋將永遠滾燙在我的心坎。你描繪的幾十萬人的隊伍將使我永遠永遠地嚮往。戰士沒有眼淚，這是一派胡言。多少的夜晚，我看到你眼眶里的淚光，也許你在懷念着你的戰友，他們為着祖國的自由和幸福，讓自己的生命化為革命的波濤！

然而，戰士的眼淚是力量的化身。多少的眼淚就有多少的仇恨，多少的戰鬥……

你生長在貧困的鄉村，出了娘胎就失去了父母。你沒有童年的歡

樂，更沒有童年的快樂回憶。捱過了無數的苦難，受盡了無限的折磨，生活剝奪了你的青春，也帶走了多少的歲月。終於，伙伴找到了你，他們把你帶上一條燦爛的道路，讓陽光照在你的身上，使你永遠朝着火的道路……

在共同的崗位上，你始終是一支火把，燃燒着伙伴的心。

你把鄉親的苦難當做自己的苦難，你把伙伴的淚水當做自己的淚水。你說的是鄉親的語言，踏的是鄉村的泥土，而鄉親們就把你當做他們之中的一個。提起你，鄉親們就翹起姆指把你當做恩人。孩子們遠遠地看到你，就親切地喊出你的名字。伙伴們不會忘記你對他們的關懷，在他們心中，你的名字閃爍着金光。

誰能忘記那些日子？是火的燃燒，是血浪滾滾的海洋。受苦的鄉親從沉默中站起來。他們在泥土上插了一面血紅的旗幟；反迫害，保國家。在人潮洶湧的廣場上，你烈

（轉入第五版）

母校，誰使你變了樣？

高民

只有八個月的時間，
母校，怎麼你已經改變？
雲南園里看不到陽光，
黑暗，像魔鬼一樣死纏在你身旁。

X

八個月前，
爽朗的笑聲洋溢在學生崗，
可是，八個月後的今天，
為什麼再也聽不到笑的聲浪？

X

八個月前，
每個學會都有人在研究和學習，
但是，八個月後的現在，
為什麼問問學會都沒有人影？

X

那可愛的兩大湖畔：
以前，勞動的歌聲在這里飄盪，
可是，現在為什麼像死一樣寂靜？
以前，每個黃昏都有人遊湖、坐談，
可是，現在為什麼只有鬼影出現？

X

那是我們用膳的餐廳，
以往，這裡可以看到一張張的笑臉，
可是，現在呵，
每張臉孔都是陰沉沉。

X

我們鍛煉體質的籃球場，
過去，多少晚會和球賽在這里舉行，
可是如今，
却蓋上了一層層的灰塵。

X

過去，我們在講堂里，
可以專心地聽講，
可是如今，
一雙雙魔鬼般的眼睛叫人心不安寧。

X

在我們的宿舍里：
從前，只要我們上床一輪，
就可以安睡到天明，
可是，現在呵，
一夜里不知要醒了多少趟？
從前，我們可以一夜談到天亮，

可是，現在呵，
我們聊天也不敢坐上五個人。

我們敬愛的副校長——
雲南園的主人，
如今，再也看不到他親切的臉孔；
多少熟悉的臉孔——
民族教育的尖兵，
如今，再也看不到他們。

是誰，抓去了我們的同學？
是誰，迫走了我們的副校長？
是誰，把黑暗撒進了雲南園？
是誰，把我們的母校變了樣？

24.8.64

啓事
[旗]改在每星期六
出版。歡迎投稿。
•編者•



哀故鄉

我踏着沉重的脚步和鉛似的心情，走在祖國的土地上，像一個失去了母愛的孩子，像一個在尋找幸

福與快樂的流浪漢……

越過了山山水水，我又重回到別離了十年的故鄉——龍運港。呵！我思念已久的故鄉，如今我又回到了你的身旁！

這正是多風雨的十一月，東海岸的天氣陰沉沉，冷風索索。雨中國海滾着洶湧奔騰的浪濤，海浪在吼叫着、沖擊着土地。

我離開故鄉已經有十年了。十年前，在這塊祖國的偏僻的土地上，座落着稀稀疏疏的店舖，木板屋、漁村……濱海處還有一間簡陋的華文小學和幾間木屋。但十年後的今天，故鄉的面貌還是依然與以前一樣。那近海的幾間木屋早已失去了踪跡，那間華文小學也被遺棄在岸邊，浪潮已打到它的面前。

十年前，我年紀還小，總喜歡與同伴們到海港灣邊去玩：爬上淺灘了的舢舨玩「捉捉」；到晒魚場里像魚仔吃；坐在碼頭上看日出。那時，我們誰也沒想到四周死氣沉沉的環境，也不會注意那破舊木屋里的人們的愁苦面容。我們只是一味飄着玩，滿以為這個世界是快樂的。

後來，爲了生計關係，我就遠離了故鄉到城市來。

書籍、友誼、生活……使我的思想長了翅膀，使我更加關懷自己的祖國。我也因此更加思念故鄉了。記憶中的陳舊、陰暗的木屋；沉郁的親人、朋友；小時的同伴，不知現在怎樣？

如今，我又回到了故鄉。

我踏進了狹窄又陰暗的漁戶，那里瀰漫着港灣里吹來的腐臭，孩子們的臉孔蒼黃而削瘦。當我和漁民們談起生活，他們的臉色更加陰沉了。

[……魚量稀少，價錢又賤，要過日子真不容易。哀！……] 聽到他們的低沉的話語，我的心也難受起來……

我出了漁村又走進「[鐵山]」里去。在這荒僻的山谷間，我遇到十年前認識的一個礦工。他的臉色異樣地蒼白，他肩上、胸前的肌肉已經下陷。我彷彿看見吃人血肉的魔鬼在他身上背（口旁）嚼着……

這裏的礦工，從日本時期受有役開始，就日以繼夜地工作、工作。十年過去了，二十年過去了，他們還在流血流汗。外國老板已經把鐵苗製成千萬艘大軍艦；工人依舊匍匐在「[鐵山]」上，冒着死亡的恐

怖拖延生命。

開採，開採！炸，炸！鐵苗滾出來，金錢滾出來，老板笑哈哈，外國資本家笑哈哈！貧窮，貧窮！死亡，死亡！工人總是衣衫襤褸，總是孤苦一生，像牛像馬！

故鄉，你的一切都老了！魚棚歪斜了，碼頭陳舊了，鐵山下塌了……一切都失了光彩。港里的水掀不起歡笑的浪花，岸邊的椰林也疲乏不堪了。只有海風像十年前一樣地呻吟、號叫。

故鄉的一切都陳舊了，它正在等待着這麼一天：等待着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化；等待着一個憤怒的暴風雨的來臨，它要用大雷大雨來洗刷，洗刷清一切陳舊、哀愁的東西！

(接第四版)

★ 火的道路 ★

火般的聲音滾過人們的心坎，燃起他們心中的火種。而躲在陰暗角落里的敵人却爲着你的怒號而心慌！

在一個陰霾的早上，村里開來了一個「[拉黑隊]」，要動手拆掉鄉親們辛苦建立起的家園。聽到消息，你連臉都来不及洗，帶着一對通紅的眼睛，趕到現場。鄉親還跟着敵人掙扎；爲了家園，爲了他們深深愛上的土地，他們流了血，讓鮮紅的血染在他們深愛的土地上。

[誰——誰敢拆！] 你的聲音敲破了敵人的胆。他們發呆地望着你，好像望着——一座永遠推不倒的大山。

[哼，誰敢拆！] 你指着聚集在周圍的憤怒的人群。他們的臉上嵌着仇恨，只要你一揮手，他們就會像衝破堤岸的急流，把敵人捲奔到老遠老遠的地方。

敵人看看你，又看看憤怒的人群。他們心冷了，他們發抖了……

於是鄉親們高高舉起勝利的手，又再一次念着你的名字……

二月里，滿天的烏雲。白天，太陽失去光彩，夜里，天上沒有月亮星星。

[警惕呵！] 伙伴們關懷的對你說。你感激地答道：[不，我決

不能放下工作，火的道路是永遠的……]

故鄉，你知道嗎？祖國正在朝向光明的遠景前進。哀憤已化爲力量。你的無數的年青兒女們已站立了起來；祖國的工人已站立了起來，他們爲了祖國燦爛的事業英勇地奮鬥，他們正已巨大的雙手創造幸福的明天！

故鄉，你若知道這個消息，你一定會眉展顏開。不遠了啊不遠了，這一天就將到來。故鄉！你將披上紅燦爛發的面容，這里將滿佈着金色的陽光和歡笑，從孩子到老人家，個個人的臉上都閃耀着幸福、甜蜜的微笑！

— 拓原 — 29.8.64

二月的一個夜晚，敵人把你扣上手銬。伙伴們含（口旁）着淚水，在你肩上披上一件寒衣，你低聲地說：[保重了，伙伴！] 等到敵人把你帶走後，伙伴們遠遠地聽到你那雄渾有力的歌聲在村野上飛揚……

圍牆算什麼。它能夠關住你的肉體，却不能關住你的心！鐵窗算什麼。它能夠把你的青春折磨，却不能毀掉你的火的信仰！失去自由的你，却活得更堅強！

然而，敵人爲了要從你身上獲得消息，不惜地摧殘你的生命。

爲了伙伴，爲了信仰，爲了永遠的火的道路，你緊閉着口，不讓敵人奪去你的靈魂。就在一個陰黑的夜里，敵人動用了屠刀……而第二天早上，他們無恥地演了一齣假戲，要想洗去他們手上的血漬……

伙伴們永遠地把你的名字記在心里。提起你，伙伴們禁不住熱淚奪眶。他們在你住過的地方獻上鮮花。他們在你的遺像前舉起拳頭，誓旨走着你的道路，火的道路。

而我，呵，伙伴，讓你的贈言永遠響在我的耳邊……





村民热烈支援 正义行动

本月十二日下午的和平遊行，遭受逮捕的我黨同志和朋友，受到人民的廣泛同情和關注。其中有一個鄉村，共有數名青年在當天被捕，消息傳來，村民莫不義憤填胸，誓為救被捕者而供獻出他們的一切力量。許多村民以為可以用現金來担保，因此，在一個下午的時間內就從各家各戶總共集合了數千元，準備借給我黨負責人去進行担保被捕者。還有一些婦女拿着金鍊、手飾，叫支部同志拿去“當”為現款，一些車主和商人也以他們車字和店號的名義準備進行担保被捕者。這種情形的出現，使到一位被捕者的家長，大受感動。他由於愛子心切，會對他的兒子的被捕而傷心，但是，看到了村民這種的熱心相助的情景，他不禁堅定地說：除非可以集體担保，否則，我的孩子一定要跟大家在一起，即使關上一年半載，我也覺得光榮！]

(接第一版)

的經濟不景氣已達到嚴重的境地，貿易與商業的停滯，失業人數的激增，對行動黨的「大馬一千萬人口繁榮論」，是一個很大的打擊。而且，聯盟政權正大力抽取脂民膏，進行擴軍備戰，對於幻想進行「民主社會主義改良」的行動黨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大的危機。因此，行動黨雖然嘖嘖不斷喚「馬來西亞成功」，實際上，却是對自己的前景感到不安。李光耀倫敦之行，當然也想在這個問題上，聽取英國人的指示。但是，以武力鎮壓人民的英帝，又能給李光耀什麼協助呢？

李光耀回來後，馬上受聯盟李金泉及叶道貴等的指責；而他本身也不斷地說：對「馬來西亞」要有信心，「馬來西亞」第一年，就發生很多事情……] 看起來，他越說「要有信心」就只有越顯示他的沒有信心而已！

女皇鎮居民接到怪信 周毅民變成酒名

最近以來，居住於女皇鎮區一帶居民，都相繼收到一封題為“致社會各階層人士及周毅民公開信”，該信是以紅字書寫，誌名“女皇鎮人民”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二日。據說行動黨上下大小頭目和官員也有收到此封“怪信”。

該信開頭寫道：[自從去年九月本邦大選過後，女皇鎮突然出現了酒與名仁兄(周毅民)居然以女皇鎮人民領袖自居經常以全星學生家長聯誼會或女皇鎮公民諮詢委員會主席身份在本邦各報章上發表其偉論，似乎是本邦所有學生的保姆，女皇鎮人民的救星，我們住在女皇鎮的人民認為有必要向這位以女皇鎮人民領袖自居的酒仁兄提出下列幾個簡單的問題：

- (一)周毅民為何會被改稱為酒與名仁兄呢？
- (二)酒仁兄在過去一年內為女皇鎮的人民服務些什麼，接受過多少份豐富的禮物？
- (三)酒仁兄是否還記得去年嘗過了福發什貨店的萬蘭池酒之後，曾經揚言要發動所有同業罷市抗議來

膠業僱員 譴責大逮捕

膠業僱員聯合會為該會總務叶金生被捕事向報界發表聲明，聲明如下：

反動政權於本月十一日凌晨，又一次採取高壓手段大規模逮捕本邦左翼政黨、工團及文化團體等領袖，包括本會總務叶金生。這是政府企圖將強行合併後的馬來西亞所帶來的經濟與政治的危機，嫁罪於左翼人士，這是政府一向來所慣用的手法。我們強烈抗議此種蠻不講理的逮捕行動，並且呼籲政府無條件釋放被捕者，否則將彼等控於法庭，有罪定罪，無罪應立即釋放，以免影響彼等在精神上所蒙受的痛苦。

另該會發出通告如下：本邦膠業僱員聯合會原訂於九月六日假快樂，銀國，勝利戲院放映「大地」及「脂粉小霸王」兩部影片，以慶祝該會七週年紀念。由於本邦局勢所影響，未能如期舉行。

該會經已決定展期至十一月八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假快樂、勝利兩間戲院舉行，並決定取消在銀國戲院之放映，凡擁有該戲院入門券之觀衆，均可移玉上流其他兩間

支持該店主，但是現在一年過去了，目前福發什貨店的處境如何酒仁兄你可知道嗎？

(四)酒仁兄是否還記得去年曾經向亞力山大巴殺內張添盛先生說關於他的兒子任教員的事，已經和教育部聯絡好了，相信不久就會有好消息因此而獲得張君的威士忌？

(五)酒仁兄是否知道全星學生家長的數目至少也有二三十萬名嗎？

(六)酒仁兄是否可以將你所領導的學生家長聯誼會的會員數目及名單公佈給社會各階層人士知道嗎？

(七)女皇鎮有多少人民能夠接受酒仁兄成為本區公民諮詢委員會的主席呢？

信後還指責周仁兄「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只是想藉機會提高個人聲望，滿足自己的領袖慾，欺騙社會各階層人士，多得些豐富禮物之外對本邦的人民根本就沒有什麼利益」。九月十日，這位飽學的周仁兄也仗起官威地寫了一篇妙文逐條加以答覆，茲摘錄數段如下：

[周毅民自知不才，不要說一年內，從我娘的肚子生我下來的時候起，只有人服務我，我不會服務人……(特續)]

政府的謊言 騙不了人民

前天中午，記者到新加坡河邊某茶室用餐，剛好附近茶桌上有幾位「白領人士」也在吃飯。他們一面吃一面以英語交談。記者斷斷續續聽到了他們的一些意見：

[星期六那天你怎樣回家？我走到半死，一直到小坡才搭到德士。]

[還不是一樣！]

[聽說 Barisan 當天是要製造騷亂……]

[我起先倒有點相信，但是，後來我回家看電視，只見他們拿了布條，好像是寫着「不要當兵」，不過看不大清楚。而隊伍倒是很整齊，他們手裏沒有拿打架的武器，看起來都不像是要生事的嘛！]

[啊！我想政府的話是在製造宣傳吧了！]